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

良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

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

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

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

不可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

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

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

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

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勃謀之以恒易盈可

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

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

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

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

庶幾匡正唐室不致北晨之禍如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懿不文帝也植

後以悖慢貶安鄉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必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俚語曰。俚音里。俚語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慶上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幸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親覲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

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

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

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諸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復道彌望。積財鎗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鎗。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

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既敷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為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博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

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

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木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

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

免泰之無覲。覲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

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為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最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闕。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者。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却未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言。又何益之有哉。又

### 尊敬師傅第十。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

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有脚疾。不堪踐履。太

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

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慄。音凜。嚴毅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切。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

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欲師博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圖堯。堯學尹壽。一作君疇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甯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傅。周公為太保。保其身體。德義。傳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為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為高所弒。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

為去聲。

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

令平聲。

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尊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

唐因隋制。皇叔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

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同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倣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是詔令<sup>平</sup>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况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

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是為高宗。

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

令。平聲。居

後同。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

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德為切。迎字疑誤。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有父在則禮然。國而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

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音層。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珍。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奭。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傳。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

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書禮樂。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以造士。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

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

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

瘳。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潘。銖。音殊。十黍為紫。十紫為銖。十銖

為。錙。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

無因以進言。案。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燭音燭。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群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已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

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為周宗。而

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

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

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

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

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

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踈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

長音寧。後同。

好尚驕逸。

好去聲。

多不

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

遠去聲。後同。

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

去聲。

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

音扶。後同。

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

國語。黃帝之子。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己。滕。箴。任。荀。嬴。吉。偃。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或吐殮而接士。周公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

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厥

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踈遠君子。綢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愎諫違卜。愎。音僻。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謚曰

孝。齊固。姓司馬。名固。晉齊王攸子也。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琴。招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

篇。推摩霄之逸。翻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

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為烟戒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

王七德 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

之義。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

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揜

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

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

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

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謚曰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

瑋。音筆。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

之。謚曰隱。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聲。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

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

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下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滌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且素驕縱。請張不服。張。音舟。請。張。狂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

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燕王書責之。曰。以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後為立

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後到郡。招懷群盜。皆降。或

與人與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

生為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

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王荆也。

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揆人。不間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况膏梁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  
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  
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  
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  
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為龜鑑。

###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明。太

宗長子也。生承乾。即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發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山王。謚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音墨。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蹠林

蹠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蹠林州。漢書注云。蹠林。匈奴

統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篇注。祇四

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

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華。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

之上。處。上聲。群。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比。下

音唱。七。所以載鼎實也。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為太子。後為少子。少陽之道

斯諒。震為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聲。粗去。覲披文而相質。相。去。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

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秦。扶蘇。秦。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

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鼻落氏。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言火失其。

性而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過喪。伊漢氏之長。災也。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感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譎。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

教戒。篇註。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侯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

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據開博望。其名未。

融哀時命之奇奸。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背音倍。據。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

宣嗣好儒大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為丞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太孫雜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騫。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為太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烜。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

愛。史贊。顯宗丕丞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獻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中  
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

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晉愍

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戮我彛倫。戮音妬。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

之。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寃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官者。雜

其履。大辟之罪。誅殛之刑。布其衣。褫無領。緣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蹙而

受身殃。痿音透。蹙音透。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以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

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此一節述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營繕之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祉。在齊

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

聖而温克。若其酖營以致昏。酖音响。營音 醜酒而成。

或酖音响。酒音 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

夫醉酒為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

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亦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此一節述甘酒之戒。咨幽閑之令淑。實好

速於君子。好。上聲。速。匹也。詩曰。辛王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耻。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 脫簪珥而思愆亦

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王嘗晏起。后乃脫纓

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

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

卒成中興之主。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

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

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

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狩。田。冬曰。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夫高深不懼。夫音 胥靡之徒。鞬縶為娛。小

豎之事。鞬音鈎。鷹帽也。縶音 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檟之理。

檟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檟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

也。腆。慙。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摘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

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

蓋相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諸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

翼太子有曰。必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後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疏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音平。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

十斤。愚按。于志寧撰諫疏。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

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

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及禽獸

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

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

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

今平聲後同

望數存顧問

數音朔後同

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

行去聲

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

焉於切

夫為人上者

夫音扶

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

勝平聲後同

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

上聲

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

好去聲後同

何以主斯七愆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

長音掌後同見教誡篇注

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今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漸音尖。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

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

聞去聲。

玄素叩閣請見。

音現。

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

音潮。

陰以馬槌擊之。

槌音查。

殆至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

去聲。

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

荷上聲。

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

勝平聲。

宣猷禁

門。不異闐闐。

上音環。下音會。

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官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

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

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正使周官饌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

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

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為不可。

獨張玄素止於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

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

搥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官僚同

坐。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

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  
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煬帝攘奪  
於其初。魏王劼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  
禍。故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  
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  
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  
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于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

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

酒嗜音。峻宇雕牆。有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呂

望師周。望。太公也。師。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鼻。曾無復監。

層。音目。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注。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邑號

子回車。邑。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

好齊侯心忤。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宴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

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

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疾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丁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

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

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

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篇注。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治。詐。周公相。踐

詐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捷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

帝。賈生。即賈誼也。見納諫篇注。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慶。上聲。後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毋。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復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紂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毋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